

責任編輯：張旭健

副刊

翠袖乾坤

余似心

一位台灣移民到溫哥華的女友十分喜歡旅遊，經常到不同的國家旅遊。有一次，她準備到秘魯，上網搜集資料時，意外地看到當地一個慈善網站呼籲旅客：「多帶一箱衣物或玩具給當地貧窮的家庭或孤兒院，她覺得這個構思很好，於是便上網去搜尋她第一站利馬一帶的孤兒院資料，並與他們聯絡上，確定他們所需，然後向同事收集了一大箱衣物及玩具。她甫抵站，她看到了一個個快樂而滿足的孩子笑臉！」

旅遊第一站：義工

從那時開始，每年長假，她每到一地旅遊之前，必先聯絡當地的孤兒院，為他們做一些義務工作。她到過厄瓜多爾的幼穉園去看護幼兒；到西藏的小學及菲律賓的山區小學教英文；到墨西哥為街童中心準備午餐；到肯尼亞愛滋中心照顧愛滋嬰兒。

簡體字

湯教授的訓導，終身不忘。可是，普通人不需要讀古書的，認識簡體字又何妨？學習中文簡體字，如今已成為國際大勢所趨。

跳出框框

蒙妮卡

大學曾修讀「古籍導讀」一科。上課時，書桌擺放了一本由簡體字書寫的參考書，被討厭簡體字的湯宇教授一眼瞄到，觸怒了，他，遭他教訓了整整一堂課。放學後，湯教授仍「窮追不捨」，請我去成和道一餐「碟頭飯」，繼續曉以大義，細析簡體字的種種弊處。

「很中國」

「核心價值」的說法，很新鮮，「很香港」，卻是現代人家家戶戶不曾聽人說過。內容無非是「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八字咒語及其變種，回憶潘老入學時，就有學生會頭目企圖向新生灌輸。有人深信不疑，有人當笑話來聽。

近年香港市面多了甚麼「普世價值」、「核心價值」的說法，很新鮮，「很香港」，卻是現代人家家戶戶不曾聽人說過。內容無非是「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八字咒語及其變種，回憶潘老入學時，就有學生會頭目企圖向新生灌輸。有人深信不疑，有人當笑話來聽。

琴台聚

潘國森

好幾年前，一位前輩文友笑對我說，他的學生當中，有人以為我年逾八十！如此說，以我的「文章年齡」，該可大搖大擺去領取高齡津貼，即俗謂「生果金」，可惜香港講「法治」，只論實際年齡，不講身體年齡、腦袋年齡。當我是「耆英」，可以有各種理解。

曾經在倫敦中文學校當義工授課，深深感受到華父母母的苦。他們送子女入課室後，通常在校門外等候，一等就兩個鐘頭，目擊風雲。

近日香港社會因為「生果金」加碼的問題吵得激烈，其界線何在？有人質疑「審查制度」不體恤貧窮長者，其實這是「申報制度」兩種思維不盡

相同。審查較嚴，是政府主動查核，查明你窮才多給生果金。申報較鬆，只要求當事人自述，你老人家「報窮」就信你。隨機抽查以防太多濫取，算是點個卯而已。

退一步 海闊天空

我曾經差點被踩路致死。那時候，開往郊區花溪的班車很少，而花溪作為一個少數民族聚居地，每到周末不僅僅有集市，還是能歌善舞的少數民族們歡聚的好去處，也是貴陽市區城市人周末遊玩的後花園。人們蜂擁而至，帶著巨大的熱情，歡歌熱舞的熱情。

我害怕被欺負。大約中國人出門都有這樣的心態，害怕被欺負。大學時候，和男同學一起坐火車回家或者返校，也是希望能夠得到照顧。陌生人之間只會爭搶、爭鬥，強者欺負弱者，很少相互照顧。如果被照顧了，那是偶然的，那是自己的幸運。

我害怕被欺負。大約中國人出門都有這樣的心態，害怕被欺負。大學時候，和男同學一起坐火車回家或者返校，也是希望能夠得到照顧。陌生人之間只會爭搶、爭鬥，強者欺負弱者，很少相互照顧。如果被照顧了，那是偶然的，那是自己的幸運。

我害怕被欺負。大約中國人出門都有這樣的心態，害怕被欺負。大學時候，和男同學一起坐火車回家或者返校，也是希望能夠得到照顧。陌生人之間只會爭搶、爭鬥，強者欺負弱者，很少相互照顧。如果被照顧了，那是偶然的，那是自己的幸運。

「你在哪裡工作呢？」  
「杭州。」  
「你多大？」  
「25。」  
「根本看不出來，你最多18歲，還在讀書吧，沒有工作吧。」

我和我說話的時候，在位置上墊了一塊毛巾毯，把餓飽了的小寶貝安放在上面，讓小寶貝睡得舒舒服服的。我不知不覺把自己的位置讓去了一大半。我是很喜歡小孩子的，看着小孩子圓圓的臉和肉嘟嘟的腳丫，可能流露出了喜歡的表情，令她覺得可信了。



退一步海闊天空。 網上圖片

「你好好哦，沒有罵我。」他突然說。我怎麼敢罵你呢，我一路都在害怕你們，我心裡想着，不過卻說：「為甚麼要罵你？」  
「我把飯灑在你身上了。」  
「哦，灑了灑了，沒有關係的。」  
「大學生的素質都這麼好嗎？」他問。  
「沒有吧。」我回答，才想起來很多女孩子是潑辣的，會罵人，包括女大學生。  
「我也想考大學的，沒有考取，就讀了技校。」  
「技校也好的啊。」我不知道應該如何討論大學和技校的分別，只好說技校也好的。  
「技校的學生都會脫光衣服的，你害怕了吧。」他說到這裡，我笑了，他也知道啊。  
「你們為甚麼都剃光頭呢？好像罪犯一樣。」我終於吐槽了。  
「天氣太熱了，一個剃了，其他的都跟着剃了。」他笑道。  
到了株洲，他們該下車了。他和我告別，「對不起啊，灑了你一身的飯。下回有緣，我們再坐同一趟車。可我是技校生，你是大學生，可能再也遇不到了。」  
「技校生和大學生是一樣的啊。」我說着，和他道別。  
再見哦。  
再見。  
車廂一下子很安靜，還有點不習慣呢。

思旋天地

思旋

建立文化大國、文化大省，我們講求弘揚文化的內涵，一定離不開飲食文化。香港作為國際大都市，「食在香港」是意味深長。通世界中西美饈。然而，若講到香港中菜當然不開中國飲食文化了，皆因香港的中菜是中國菜重要組成部分。其實，不少識飲識食的老饕，注重的是食材，正所謂「不時不食」。現時正是秋意濃濃的日子，廣東人最愛吃的是「禾花雀」、「蛇羹」，而前有一「食在廣州」美譽的廣州，只可惜「禾花雀」被禁賣，幸而，「蛇羹」正當道，從江南運來的「大團圓」正合時。

不時不食

上周三，香港青年歌唱家鄭穎芬繼六月在北京國家大劇院舉行個人演唱會後，又在廣州大劇院舉行個人獨唱會。應她的邀請我專程往廣州，陪同廣州海外聯誼會會長孔少瓊一齊去捧場，全院滿座，掌聲雷動。鄭穎芬唱民歌也好，小調也好，皆如珠玉落盤，令人怦然動心，感人得幾。多才多藝的鄭穎芬還是一位古箏專家，她自彈自唱周傑倫的《菊花台》婉轉動人，聽出耳油。香港歌星在內地當然不少了，唱一首《東方之珠》，女歌星必然也會來一首汪阿姐的《萬水千山總是情》。原籍福建，成名在香港的鄭穎芬，歌迷來自香港、福建、北京和珠江三角洲、番禺等地。當晚，各自組團的歌迷來捧場，坐無虛席，青年歌迷佔大多數。

蕭蕭班馬鳴

青山橫北郭，白水繞東城。此地一為別，孤蓬萬里征。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情。揮手自茲去，蕭蕭班馬鳴。  
此首唐詩在本人印象極深刻之處，在於最後一句「蕭蕭班馬鳴」。回想當年讀廣文大中文系大一時，接觸中國文學史，教授稱民初有個很重要的東北才女，筆名蕭紅，生在哈爾濱，浪跡北京四川，上世紀四十年代初死於香港。蕭紅與生死與共之男友，亦姓蕭，名為蕭軍，也是一名才子。二人曾是同命鳥，恰巧就是「蕭蕭班馬鳴」！此才女死時才剛卅歲，葬在香港太平山。小時阿杜大有所感，許願將來到香港生活時，一定要去一淺憑吊蕭紅墓。後來亦得知蕭紅墓在淺水灣附近。可是空有此願，倏忽已近五十年，仍未去過拜祭一下這位心底仰望半世紀之前輩。今吾已老邁，且看有生之年能否一遂前志吧。

網人網事

據傳地產領袖王石婚變了，網上過節了。烏泱泱的網民和媒體興奮得不知怎麼才好，那個腎上腺激素分泌的，就跟抱着美女的自己一樣。  
事實再次證明，不管甚麼事，千萬別讓網友盯上，否則後果不堪設想。六十一歲的王石，形象一向正面，被一條不知是何人的微博爆出離婚男娶計其數的網民像觸到血腥的鯊魚，飛快地聚攏過來，露出利齒，瘋狂撕扯，頃刻間，血流成河。  
在鮮紅的血液中，有人第一時間挖出田某千年舊稿，各種八卦尤其是負面新聞，各種照片尤其是暴露的，被反覆轉載；有人從各種小道聽出王先生的財產分割情況；明眼人不忙的人們，憑藉蛛絲馬跡，憑藉火眼金睛，憑藉柯南推理，愣是找出了田某了王田戀的全過程；而一些號稱王先生友人的人，更是第一時間積極放料，一會兒放出偷拍照片，一會兒爆出「榮榮紅燒肉」，各種佐證「老王確實戀愛了」，讓人不得不感嘆明槍易躲暗箭難防。  
求證階段過後是思想挖探，各種有名沒名的人都忍不住跳出來對這事指指點點、評頭品足一番，其中，有女人悲憤呼號，說王先生拋棄糟糠，讓人再也不能相信愛情了；有男人大義凜然，說「一個人如果沒有家庭責任感，那滿口社會責任感可信度沒幾」。然後就有「圈內人」自告奮勇回應：「實則跟爆料沒兩樣」說老王這些年婚姻都名存實亡，此舉是脫離苦海，應該祝福；還有男人打抱不平，說誰規定的企業家就必須得有家庭責任感；另有相當一部分人把注意力集中在王田二人相識的起點「長江商學院的EMBA班上，並由此掀起「美女釣金龜婿、人脈圈子、EMBA潛規則」等等的相關討論及各種段子。  
中國有句俗話叫鹹吃蘿蔔淡操心，不關你事的心操多了其實是侵權，而侵權的人多了，其實就是暴力，而且是殺了人不用坐牢的那種。

杜亦有道

蕭紅是民初典型革命女性，在哈爾濱出生長大，十六歲時發生師生戀，文學老師帶她私奔赴北京匿居，孰料此時才發覺此老師已有妻有子，感情受騙。十六歲的蕭紅隻身逃回哈爾濱，不敢回家，悄悄入住一家租界小旅館，旅店主收留管吃管住。少女蕭紅拚命寫稿投稿維生，旅店主負責交稿及收稿費，蕭紅變了個赤貧被禁錮者。如此過了半年，幸哈市遇上百年不見之豪雨成水災，一家報館之編輯知道她之困苦，乘水災划艇到旅館窗下救她出來，然後兩人遠走高飛，躲入四川。這位仗義救世人的文學編輯便是蕭軍，兩人雙宿雙飛合寫了一部《呼蘭河傳》。寫出東北人動蕩，受日軍侵略之苦難。二人文名響起，但蕭軍也是早有妻兒之人，蕭紅百傷傷離離蕭軍。有國民黨人帶她浪跡到香港，和另一才子端木蕻良結了婚，蕭紅卅歲不到在港闖出名聲，卅一歲病逝於香港，至死未能再回故鄉。真個是「蕭蕭班馬鳴」，令人為她之一生淒婉哀悼。  
阿杜在印刷遺物中看過多幅蕭紅照片，蕭紅明麗雙目有靈光，任何人都會一眼便愛上她的錦綉華采，如此一代才女怎教人不懷念？